



山西通志卷第一百八十七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覺羅石麟奉

旨修輯

藝文

六

劄子奏疏三

明

謝予告疏

王家屏

奏爲感激天恩准容休致恭陳謝悃事該臣以抱病沉綿屢乞罷免伏奉聖旨覽卿所奏情詞懇切旣有疾准回籍調理着馳驛去吏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感激竊念臣本畸單賤士偃蹇庸流不階根柢之容誤被眷知之渥每誓心於天日願畢力於涓埃而資識迂愚才術短拙居平尸素碌碌無所建明臨事周章期罔克將順犯顏逆耳數干不測之威藏疾

納汙特荷兼容之度驚魂稍定宿疾殷纏蓐卧將及於五旬  
疏詞殆窮於累牘苦下情之難達幸天意之終從麋鹿山林  
既遂歸田之願驂駢道路更叨乘傳之榮病骨積摧覺頓回  
於起色隆恩未報良自負其初心涕泗交流語言莫措孤踪  
去住曾何繫於重輕大造生成茲已全於終始臣不勝感激  
繾戀之至

謝存問疏

奏爲感激天恩遣官存問恭陳謝悃事竊惟自古國家大慶  
率覃敷錫之恩於時草野耆賢間蒙存問之典顧恩非濫及  
典無倖饗須年德之並高斯懿章之克荷若臣者行能淺薄  
材質虛庸向廁綸扉愧乏贊襄之效數叅儲議未諳將順之  
宜誠不足以動天義弗安於尸位是用奉身而退長休農

之簡然每蒿目而思詎忘君國之慮蓋主器一日未定固臣  
憑一日不寧者也頃賴蒼昊炳靈啓宸衷之獨斷青宮正位  
暨諸王以並封尊上聖母之徽稱需錫臣民以闔澤臣聳聞  
冊禮幸始願之克諧繼奉詔條庶宿愆之昭貸幽憂十載方  
欣奠枕之有期懸隔九閨敢望遺簪之見憶茲蓋皇上隆慈  
軫舊大度包荒雨露委潤於凋枯日月廻光於閭閈特遴星  
使乘震旦以儼臨渙發天言協春陽而溫慰醇醪肥寢便蕃  
昇庖廩之珍文綺兼金絢爛列餽筐之彩貢祥光於衢巷溢  
喜色於衡門登對知榮省循轉惕撫膏肓其沉痼暫偷旦暮  
之生舉頸踵以放摩奚啻乾坤之造惟丹心之未化質皎日  
以猶明略陳垂盡之言仰瀆蓋高之聽伏願朝講之臨御如  
舊章奏之裁發以時股肱耳目備其官無以猜嫌而妨委任

出入起居式於度無以逸豫而弛憂勤愛惜人才漸收復平  
廢棄矜憐滯獄亟解縱乎累囚更祈節宣索之需俾軍國得  
支其經費罷礦稅之使俾吏民不困於誅求將和氣翔洽於  
兩間慶祚綿延於億載矣臣下情無任懼欣祝願之至

乞申飭史職疏

張四維

題爲懇乞申飭史職以光新政事臣等議得國初設起居注  
迨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紀載  
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  
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卽如邇者纂修世宗  
皇帝穆宗皇帝實錄臣等職任總裁一切編纂事宜但遵先  
朝故事不過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彙括成編至於仗前注  
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卽有見聞無憑增入與夫裨官書史

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訪輯又恐失實是以兩朝之大經  
大法雖罔敢或遺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  
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以致也矧我皇上以睿聖御極光  
被四表文明淵塞超越古昔善政鴻猷班班可述類非章疏  
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錄奚以彰闡盛美垂法無極所據申  
明史職光復祖制以備一代令典在於今日委不可缺臣等  
祇奉明命仰稽典憲叅酌時宜伏乞宸斷惠賜施行

議改北嶽疏

沈 鯉

臣等謹查得渾源州志內開恒山在州南二十里古北嶽也  
上有嶽廟陶唐氏所建舜時北巡狩至於北嶽值大雪遙祀  
之忽飛一石墜帝前名曰安王石乃建廟於大茂山又五載  
再巡狩其石又飛於曲陽復建廟於曲陽今州之恒山有觀

乃唐武德中道士高明素所建也又有洪武十二年重修古  
北嶽廟碑文內載渾源恒山爲古北嶽自有虞氏歲十二月  
北巡狩躬行望祀後飛石東遷卒建祠於曲陽歷代因之而  
恒山之祠廢不復舉是則北嶽之紀於渾源州志者如此及  
考得尚書禹貢冀州恒衛旣從註云恒水出常山郡上曲陽  
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周禮職方氏正  
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註云在上曲陽縣蓋職方之并州卽  
禹貢冀州所分也史記趙簡子藏寶符於恒山曰從常山上  
臨代代可取也註亦云在上曲陽西北杜佑通典及文獻通  
考皆云定州曲陽縣北嶽常山在焉而通鑑地理通釋亦云  
常山在定州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常水出焉蓋漢置恒山  
郡避文帝諱改曰常山皆今正定也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

寺祀五嶽四瀆而北嶽在常山之陽卽常山郡之屬縣也唐  
武德貞觀之制祭北嶽恒山於定州漢碑不存無所於考唐宋碑刻  
初緣舊制亦祭北嶽於定州漢碑不存無所於考唐宋碑刻  
具載北嶽祠事錄則曲陽之祀北嶽不始於五代之際明矣  
元起朔漠正宜祀於渾源乃代祀碑記仍在曲陽迨至國朝  
洪武二年二月首奉太祖高皇帝之命肇祀北嶽及三年六  
月降詔正名定爲常典列聖繼統遵行無斁是則北嶽之著  
於曲陽縣者如此及考曲陽縣在隋爲恒陽縣恒山在縣西  
北一百四十里渾源州元初爲恒陰縣恒山在州南二十里  
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或曰皆指恒山而名未可知也後魏立  
五嶽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考之北史蓋其時建都平城因  
總祭嶽瀆於此非因北嶽所在而專祀也又查得宏治六年

七月內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文升題爲釐正祀典事該本部覆題北嶽恒山之神祀於曲陽自漢唐宋以至國朝上下幾二千年未之有改其渾源州雖有恒山亦名北嶽然祀典不聞碑志無考禮云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一旦廢此舉彼恐有窒碍奉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欽遵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撫大同都御史胡來貢題請改祀北嶽於渾源州恒山卽命大臣出關祭告各一節除此次祭告已經題奉欽依無容別議外照得改嶽事體關係重大據今所查反覆參詳籍謂載籍雖博必折衷於經傳典禮至重難輕信乎傳聞今據本官所請固非無據第其引虞書魏史之文亦止言祭於恒山而未見恒山所在至禹貢恒水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卽今定州曲陽

縣則恒山之在曲陽旣已明著於經文而漢神爵元年祠北嶽上曲陽唐武德貞觀祀北嶽定州則曲陽之祀恒山又非肇始於五代蓋歷二千餘年而明禋如一日誠考據精確非漫然沿襲也其謂五代之後祭於曲陽者蓋因宋失幽并遙祭北鎮醫巫閭山於定州北嶽祠中遂誤以爲望祭北嶽耳至於渾源之稱北嶽止見於州誌碑文而稽之經傳茫無可考想其紀載之辭亦出傳聞之誤卽誌內飛石等語在本官亦謂其不經矣詎可據其文以改祀乎大抵恒山自太行東來綿亘千里同一分野在南在北皆可取名卽以山之向背而言則祀於陰者終不若祀於陽者之爲正也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力言其不可而止則改嶽之事自昔重之而先臣尚書倪岳所謂有其舉之莫敢

廢之者誠千古之確論矣況我太祖高皇帝神聖開天極重祀典當時山川地里無不圖上而曲陽之祀仍舊卽今大明集禮所載漢唐宋北嶽之祭皆在定州曲陽與史俱合可見當時考核已自精詳二百餘年國有大事必行遣告豐碑鉅刻林立祠下則今恒山實爲畿內重鎮孕靈已久一旦毀廟貌廢碑刻舉而改建於邊徼之地竊恐未可輕易也而況在彼無稽在此有據又彰彰如是乎臣等再三酌議北嶽恒山之神委應遵依憲典仍祀於曲陽縣其渾源州恒山旣有洪武年間重修廟宇合無查照宏治中原題行該鎮巡撫衙門轉行彼處官司量加修葺用存古跡庶爲兩全但事關典禮臣等未敢擅便伏候聖裁

復建文年號疏

楊天民

題爲累朝闕典究竟難湮懇乞聖明及時修舉以成祖德以  
光正史事臣惟神器相承天下之大事也名號顯揚直與天  
壤共敝其跡惡可泯也國史纂修一代之大典也紀載昭垂  
將通今古爲信其實惡可枉也以大典識大事以必不可泯  
之跡筆必不可枉之書故從古以來卽餘分閨位亦不得以  
竊據廢編年之體况屬在正統者能令湮沒乎卽觸忌冒嫌  
猶不得以私情奪春秋之法况本無嫌忌者可強爲委曲乎  
臣嘗反復於斯不能不扼腕於建文革除之旣誤又不能不  
滋惑於累朝因循之無謂也夫革除之辯不自臣言始臣查  
嘉靖十四年該吏科給事中楊僕嘗以表揚革除死事諸臣  
請矣此其意蓋隱然爲建文地也比時禮官夏言因倉卒召  
對未暇深思旣謂諸臣不宜褒錄及明日上議又以文皇帝

百世不遷之宗爲詞卒使讐議不行闕典如故抵今橐筆之臣未嘗不切齒於夏言之失對也迨我皇上萬歷十六年該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復以建文不宜革除與景泰不宜附錄并形奏辯而禮部尚書沈鯉亦悉心議覆至擬爲聖德聖政第一事中外喟喟以爲事在必舉不謂附錄改正雖蒙俞旨而革除年號依然報罷此何謂哉夫建文爲太祖嫡孫固皇上一脉骨肉之親也若聽其泯滅如宗誼何臣仰窺聖衷必灼知情理之不容恕祖孫兩朝名分各殊就中皆有嫌微當辨若令孫蒙祖號則幾無別矣臣仰窺聖衷必灼知統系之不宜混識大識小貴在不遺今革除幾二百年其事已不無散逸失今再不蒐輯將散逸愈多可令熙朝無完史耶臣仰窺聖衷必灼知典謨之不當缺朝有史野亦有史固竝存於

世著此時縱無改於革除之舊而億萬世之後能保其不從  
野史中搜遺事乎臣仰窺聖衷必灼知後世之不可欺有一  
於是則革除之復宜不俟終日可矣乃因仍至今若有所顧  
忌而不肯遽許得非終惑於百世不遷之說恐存一建文卽  
於成祖相妨因於聖孝未愜耶是大不然蓋靖難之舉順天  
應人其師不嫌於無名永樂之勲革命鼎新其功不殊於再  
造無論更號成祖自有中興創始之義固不以建文之位號  
有無增損卽初號太宗亦最似漢之文帝雖前有孝惠其徽  
稱固少不相礙也臣不解夏言百世不遷之說抑何所主持  
而令至今成不決之疑乎昔孔子論武周達孝歸之善繼善  
述夫所謂善者正謂以心相體以是相成不拘拘往跡云耳  
臣考成祖登極之後猶稱建文爲少帝且其葬也用天子禮

曷嘗忍於明議革除哉說者謂宣力之臣欲假此形跡以張  
功伐故贊成至此良爲不謳以此臣知革除之復固不徒爲  
建文崇榮名正所以善體成祖之心也史以傳信不信則疑  
疑則訛此必然之勢也以成祖湯武之心有何不可令人知  
者而乃以革除諱之欲後世弗疑勿訛得乎甚必有舉一律  
百并全史而疑其爲諛闡之具者將使好事不經之談得以  
任口雖黃而反致聖祖心事不白於後世非計之得者以此  
臣知革除之復固不徒爲建文存實錄正所以善成成祖之  
是也臣不暇遠引卽我朝英宗皇帝不嘗削景皇帝位號乎  
及憲宗皇帝嗣位則旋爲議復質之人心垂之青史不聞有  
累於英宗亦不聞少虧於憲宗之孝今何獨於建文之事而  
疑其於成祖相妨於聖孝未愜哉不但此也往年革除報罷

猶曰正史未修時姑有待邇皇上允儒臣之請業已開局授  
餐纂編踰歲矣若及是時慨然命復則修廢舉墜而天下萬  
世皆謂闕典頓興自皇上始如姑舍之則承乖襲舛而天下  
萬世皆謂闕典終廢亦自皇上始所關聖德聖政誠非渺小  
而臣愚待罪該科亦與有責焉故不憚緩頰而仰瀆宸嚴若  
此伏乞勅下該部再加覆議如果臣言不謬願亟賜允行則  
上可以襄祖德下可以光信史而繼述大孝不在武周而在  
皇上矣臣不勝激切祈望之至

停止砂鍋潞紬疏

呂坤

臣聞慎乃儉德者英君誼辟之芳名監於成憲者聖子神孫  
之大孝自二祖創業垂統以來經制立法纖悉具備宮闈用  
度歲額常豐其在當時織造燒造各有地方歲解歲停各有

定件載在會典可考而知已查得陶器燒造地方止有儀徵  
瓜洲河南正定江西五處其器物止有瓶罇瓮甕等件並無  
所謂山西砂器者卷查嘉靖三十九年坐派潞安府砂器五  
千個四十年坐派一萬五千個萬歷十八年坐派一萬五千  
個夫砂器一萬五千並備餘共一萬九千五百個價值纔一  
百一十餘兩耳始也荆筐擔運用夫二百餘名共費銀五百  
三兩一錢至嘉靖四十年部文用紅櫃裝封銅鎖鑰黃繩扛  
費銀二百餘兩用夫一千三百名費銀一千八百餘兩打點  
使用費銀二百五十餘兩共用銀二千三百六十七兩九錢  
至萬歷十八年部文用淨綿塞墊潞安不出綿花旋於河南  
差買費銀近二百兩打點使用三百五十餘兩共用銀二千  
八百三十三兩六錢夫至賤者砂器也而運載諸費至費銀